

Marguerite Duras



许钧/主编

杜拉斯文集

抵挡太平洋 的堤坝

张容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主编 许钧

杜拉斯文集

抵挡太平洋 的堤坝

张容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法]杜拉斯著;张容译.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1

ISBN 7-5313-2171-8

I. 抵… II. ①杜… ②张…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0631 号

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 © 1950 Editions Gallimard
Chinese Copyright © 1999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licensed by ZB.L & ASSOCIES
ALL RIGHTS RESERVED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90 千字 印张:8 $\frac{1}{2}$ 插页:2

印数:1—8 000 册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周荣胜

责任校对:李道逵

封面设计:耿志远

版式设计:耿志远

ISBN 7-5313-2171-8/I·1888 定价:15.00 元

主 编 的 话

玛格丽特·杜拉斯，无疑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最具个性、最富魅力的一位女作家。她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拥有广泛的读者。

杜拉斯的人生是复杂的，个性是鲜明的。她敢爱，敢恨；她经常绝望，却从不放弃过抗争，而是在抗争中获得欢乐，赋予生命以绝对价值；她说写作是“一种死亡”，她却在这种独特死亡方式中透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无限的创造力；她是一个作家，但从不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以积极的“介入”，一腔的热情参加到各种社会、政治运动中去；她参加过抵抗运动，反对过阿尔及利亚战争，也曾投身于一九六八年的“五月事件”。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西方世界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她几乎都以自己的方式“介入”过，经历过。

杜拉斯的追求是永远的。她从小有着反叛的精神，从不墨守成规，永不满足于传统，而是始终不懈地追求着独特性：独特的人生体验，独特的艺术表达。在她看来，她写过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是零，她永远是在努力地从零开始，突破自己的过去，塑造全新的现在。

杜拉斯的创作是多彩的。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创作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她的小说、戏剧、电影创作，她的评论，她的随笔，“熔小说风貌、戏剧情境、电影画面与音乐色彩于一炉”，成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一道独特的景观。

杜拉斯是有争议的。富于激情、好走极端的杜拉斯在法国拥有无数的崇拜者，也有众多激烈的反对者，读者阵营分成了“崇拜杜拉斯派”和“敌视杜拉斯派”：前者赞叹杜拉斯勇于探索，标新立异；后者抨击杜拉斯否定传统，离经叛道。

杜拉斯的影响是广泛的。早在五十年代初，她就以《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并角逐龚古尔文学奖。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情人》，更为她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在法国、在整个世界文坛，无可争议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她的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上流传。著名传记作家劳拉·阿德莱尔认为，“她是当代法国最富创造性的杰出人物”。她死后，有关她的各种研究著作和传记不断问世，读者对她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无疑，她的影响不仅广泛，而且深远。

中国读者对杜拉斯是喜爱的，甚至有点偏爱，偏爱她的《情人》，她的《广岛之恋》。然而，在我们看来，人们对杜拉斯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还有待于深化，有待于丰富。感谢春风文艺出版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向中国广大读者展示一个丰富而多彩的杜拉斯的世界。我们在这儿介绍的，是法国最负盛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半个世纪以来出版的杜拉斯的二十二种作品，该文集网罗了杜拉斯从步入文坛到离开这个

世界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包括小说、电影、戏剧、随笔等各种形式的作品。为了帮助读者朋友更全面地了解杜拉斯，我们还从众多的杜拉斯传记中，选择了一九九八年荣膺法国菲米娜批评大奖的《杜拉斯传》，相信中国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更丰满、更真实、更具个性、更富色彩的杜拉斯。

有评论说，杜拉斯作为一个女人，你可以爱她，也可以恨她；而作为一个作家，她的艺术魅力则无可抵挡，是不朽的。我们相信，杜拉斯将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许 钧

一九九九年八月八日于南京大学

献给罗贝尔



第一部

1

他们三人都认为买下这匹马是个好主意，即使买马的钱也许只能用来支付约瑟夫的烟钱。首先，这是一个主意，证明母亲、约瑟夫和苏珊他们还能有主意；其次，他们不再那么孤独了，这匹马把他们与外界世界联系在一起，使他们感到自己还有能力从这个世界获取某种东西，哪怕这东西微不足道，渺小可怜，但是，至少他们可以得到它，得到这种他们从未拥有过的东西，还能够把它带到他们那块遍地是盐的平原一角，带到充满烦恼与苦涩的家中。这就是运输：即使是从寸草不生的沙漠里，人们也可以挖出点什么，并运到有人烟的地方，运给在别处生活的人们。

可惜，这匹马只支撑了八天，它太老朽，对一匹马来说，它要比母亲老多了，像个百岁老人。这匹马忠心耿耿地倾尽全力干人们要它干的活，可这些活早就远远超出了它的

能力，很快它就一命呜呼了。

对此，他们厌倦透了，他们又一次在平原一角无助无援，孤独穷困，当晚，他们就决定第二天三人同去朗镇，到人群中寻些安慰。

就是第二天朗镇之行与一个人的相遇使他们一家的生活有了转机。

所以，一个主意总归是一个好主意，它能引出某件事情，哪怕这一切都是阴差阳错，比如买这匹垂死的马；所以，这一类的主意总是一个好主意，即使一切都惨遭失败，至少失败后，人们不再坐以待毙，假如开始就认定这些主意是坏主意，那么人们绝对不会变成这样。

当天下午五时许，从朗镇方向的公路上远远传来约瑟夫的马车粗粗的声响。

母亲点了点头。

“还早呢，镇上人也许不多。”

很快就听见马鞭声和约瑟夫的吆喝声，公路上出现了马车。约瑟夫坐在前面，后座上坐着两个马来女人。那匹马慢吞吞地走着，与其说它在走，还不如说它在用蹄子刮地。约瑟夫用鞭子抽打它，他也许更该抽打公路，因为公路都不会像那匹马那样毫无知觉。约瑟夫在吊脚楼附近停下来。那两个女人下车朝康镇方向继续走去。约瑟夫跳下车，抓住马笼头，离开公路，拐进通往吊脚楼的小路，母亲在阳台前的土台上等他。

“它再不肯往前挪半步。”约瑟夫说。

苏珊背靠柱子坐在吊脚楼下。她站起身，走近土台，但

没有走出阴影。约瑟夫开始给马卸套，他热得要命，大滴的汗珠从帽檐流到脸上。卸完套，他退了几步，开始仔细打量这匹马。他上个星期才产生搞运输的念头，想赚些钱。他花了两百法郎买下马、车和马具等全套家什，只是这匹马要比想象的老得多。头一天，刚卸下套，它就走到吊脚楼对面的秧田坡上站定，整小时整小时地搭拉着脑袋呆在那里。偶尔它也吃草，但吃时漫不经心的，仿佛它发过誓不再吃草，只是有时忘了誓言。天知道它除了衰老之外还能有什么。昨夜，约瑟夫拿给它米团和几块糖想给它开开胃，可它只是嗅了嗅这些东西又转过身专心致志地观赏嫩绿的秧苗了。也许，它一辈子都忙着把木材从森林运到平原，只吃过开垦过的地上黄黄的干草，所以它对其他的食物没有任何胃口。

约瑟夫走到马跟前，摸着马的脖子。

“吃吧。”约瑟夫大声说，“吃吧。”

马还是不吃。约瑟夫估摸着它可能有肺结核。母亲说不是这样，这马就像她，活腻了，想找死。不过，直到那一天到来之前，它不仅可以往返于旁代镇和吊脚楼之间，而且，晚上卸了鞍后还能独自走到秧田坡上，无论怎样，它是独自走去的。可今天不同了，它站在约瑟夫前的土台上不动弹了，还时不时摇晃几下。

“他妈的。”约瑟夫说，“它连秧田也懒得去了。”

母亲走近。她赤着脚，戴着顶齐眉的大草帽。她灰色的头发用发圈束着，一缕细细的发辫搭在背后。她穿的石榴红裙子是照当地人的样式裁的，宽宽大大的，没有袖子，乳房处已磨旧，双乳往下垂着，不过还是肉鼓鼓的，在裙子下荡来摆去。

“我告诉过你别买这匹马，两百法郎就买了一匹半死不活的马和一辆站都站不稳的车。”

“你再不闭嘴我就走了。”约瑟夫说。

苏珊从吊脚楼下走出来，来到马跟前。她也戴了顶草帽，帽檐下露出几绺棕褐色头发。她跟约瑟夫和母亲一样也赤着脚，穿着到膝下的黑裤和无袖蓝上衣。

“如果你走，你就有理。”苏珊说。

“我没征求你的意见。”约瑟夫说。

“可我要把我的意见告诉你。”

母亲扑向女儿，想扇她耳光，苏珊躲开母亲，又回到吊脚楼的阴影处。母亲开始唉声叹气。那匹马现在两条后腿几乎半瘫痪了，它不再前进一步。约瑟夫松开笼头，刚才他是用笼头牵着马走的，他朝马屁股推了一掌，马摇摇晃晃地向前挪着，一直挪到斜坡上。一到那儿，它便停住了，把鼻子深深埋进田里的绿苗中。约瑟夫、母亲、苏珊朝马转过身，满怀希望地看着它。可是，事情并非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那马一次次嗅着秧苗，然后，稍微抬了下头，又沉沉地垂下，一动不动，长脖子支撑着它的头，大嘴贴近苗尖。

约瑟夫犹豫了一下，原地转过身，点着烟回到车前。他把马具堆在前座上，把前座拉到吊脚楼下。

平时，约瑟夫都是把前座放在楼梯旁，可这天晚上，他却把它放进深处的柱子之间。

做完这一切，约瑟夫似乎在考虑下一步做什么好。他转身看了一眼那匹马，随后朝库房走去，他发现妹妹又靠着那根柱子坐下来。

“你在那儿干什么？”

“天太热。”苏珊说。

“大家都热。”

约瑟夫走进工具间，从里面拿出一袋碳。倒进一个白铁箱子，又把袋子放回工具间，回到箱子旁，用手把碳捣碎。他吸了一口气，说道：

“是母鹿在发臭，应该扔掉这些母鹿，我真不明白你在这儿还呆得住。”

“你的碳更臭。”

约瑟夫站起身，提着碳箱朝工具间走去，随后他又改变了主意，来到马车前，往轮子上猛踢了一脚，然后又迈着坚定的步子登上吊脚楼的楼梯。

母亲又开始锄她的草了，她已是第三次在土台边的斜坡上种红美人蕉了。干旱使美人蕉不断地枯死，母亲仍坚持不懈地种。在她前面，下士给坡地浇完水后正在中耕，他的耳朵越来越聋了，母亲不得不大声地给他指示。在靠近大道的桥前，下士的妻子和女儿正在洼地里钓鱼，她们在泥里已经蹲了近一个小时。三年来大家一直在吃鱼，吃的是同样的鱼，是她们每天晚上在同一个洼地里钓的鱼。

吊脚楼下相对安静些。约瑟夫敞开工具间的门，一股夹杂着母鹿味的空气吹进来。一共有四头鹿，其中有一头公鹿，约瑟夫前两天打死了一头公鹿和一头母鹿，另两头母鹿是三天前打的，它们已不再流血了。另外几头鹿的嘴里还在一滴一滴地滴血。约瑟夫经常打猎，有时两晚去一次。母亲常责骂他乱杀母鹿，三天后这些被杀的母鹿就会被扔掉。可约瑟夫不愿从森林里空手而归，于是家人装出在吃鹿的样子，把母鹿挂在吊脚楼下，等它们腐烂后再扔掉。大家都讨厌吃

鹿肉，近一段时间，大家开始喜欢吃涉禽肉，是约瑟夫在海边租借地周围的大盐碱泥塘里捕获的。

苏珊等约瑟夫来找她一起去游水，她不愿第一个从吊脚楼里走出来，所以等着约瑟夫。当苏珊和约瑟夫在一起时，母亲的喊叫声要少些。

约瑟夫下来了。

“快来，要不我不等你了。”

苏珊跑上楼换泳衣，没等她换好，看见她上楼的母亲就叫起来了。她叫喊，并不想让人听明白她想说什么，她似乎是对着幕后的人随意叫喊，与眼下的事无关。当苏珊从吊脚楼下来时，发现约瑟夫毫不理会母亲的叫喊，又来到马的跟前，他用力按下马头，想让它的鼻子埋进苗里，那匹马任他摆布，只是不接近秧苗。苏珊走到约瑟夫身边。

“咱们走吧。”

“我想它完蛋了。”约瑟夫悲伤地说，“它要死了。”

他遗憾地离开马，他们一起朝木桥走去，来到河水最深的地方。

一群孩子一看见约瑟夫朝河边走，便马上离开他们玩耍的公路，跟在约瑟夫后面跳进水里。后来的则成群结队地滚进灰色的水泡中。约瑟夫和这群孩童玩耍已经习以为常，他常常让孩子骑在脖子上，让他们翻筋斗。有时他脖子上驮着一个孩子，顺着河流，一直把欣喜若狂的孩子带到桥那头的村庄边。可今天他没心思玩。他在狭小的深水区里游着，就像缸中的金鱼。在陡峭的河岸上俯视河水的那匹马一动不动，在阳光下的石头地上，它看起来有点与世隔绝。

“我不知道它怎么啦，”约瑟夫说，“它肯定要死了。”

他又跃进水中，后面跟着一群孩子。苏珊没有约瑟夫游得好，她不时地从水中出来，坐在岸上，望着连接朗镇和康镇的公路，这条路又伸向更远的城市，伸向殖民地最大的城市，即殖民地的首都，离此地有八百公里，也许总会有一天，一辆小汽车会停在吊脚楼前，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会从车上下来向约瑟夫或苏珊问路，苏珊并不太清楚有什么路可问，因为在平原上只有一条路从朗镇途经康镇通向城里，一般是不会迷路的。不过，人们很难对一切都未卜先知，苏珊希望如此。有一天，会有一个男人停下来，为什么不呢？因为他发现了桥边的她；也许他会喜欢上她，要带她进城。可是，路上除了公共汽车，小汽车寥寥无几，一整天只有两三辆经过这里，而且，总是那几辆猎人的车，去六十公里外的朗镇，几天后，它们又从相反的方向开回来。这样的车全速行驶，不停地鸣喇叭，驱赶在路上玩耍的孩童。早在这些车从一团灰云中出现之前，那刺耳的喇叭声就在森林里回响着。约瑟夫也在等，等有一天有一辆车停在吊脚楼前，那将是一位浓妆艳抹抽着 555 牌香烟的淡金黄色头发的女郎从车上下来，她也许会请约瑟夫帮她修轮胎。

几乎每隔十分钟，母亲都要从美人蕉丛里抬起头朝他们指手画脚，大叫大嚷。

只要兄妹俩在一起，母亲就不会靠近，只会朝他们嚷。自从堤坝被冲毁后，无论对什么事，她不大声叫嚷就说不出的话。以前，孩子们并不担心她生气发怒。可是，自从堤坝坍塌以来，她就处于病态中，照医生的说法，她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她已经发作过三次，医生认为每一次发作都是致命的。所以，只能让她叫喊一会儿，不能叫太长时间，否则

发怒会使她旧病复发。

医生追究她发病的根源，认为是堤坝坍塌造成的，他也许错了。这么多的积郁只可能是一年年，一日日慢慢积累而成，不可能只有一个原因，而是有成千上万的原因，堤坝冲毁也在其内，还有世道的不公，孩子们在河中游水的情景……

母亲的前半生并未预示过她晚年会遭遇如此的不幸，医生都断言她将死于这不幸。

出身农家的她曾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她的父母一直供她读完大学，取得毕业文凭。随后，她在法国北部一个村庄的小学里教了两年书，那是一八九九年的事了。在某个周日，她站在村政府的殖民宣传标语前浮想联翩，标语上写着：“请加入殖民军”，“青年人，到殖民地去，财富在那儿等待你们。”布告上还画着一对身着白色服装的殖民者夫妇在果实累累的香蕉树下坐在靠椅里悠哉游哉，当地人围着他们忙碌不停。她嫁给了一个小学教师，他同她一样，厌倦了北方乡村的教书生涯，成了皮埃尔·洛蒂^①那些充满神秘的书的受害者。婚后不久，他们双双申请加入殖民教育的行列，于是，他们受命来到这个被称作“法兰西的印度支那”的大殖民地。

苏珊和约瑟夫是他们来到殖民地的头两年出生的。苏珊降生后，母亲便放弃了国立教育的教职，只搞些家教，教法文。她的丈夫被任命为一所当地学校的校长，尽管有两个孩子，他们的生活仍然很宽裕，那些年无疑是她一生中最美

^① 十九世纪末的法国作家，小说多写异域风情。